

城东记忆

□ 合肥 日月

合肥人都知晓,城东有一个贫民窟,叫八百户。

那是在1956年,合肥西郊大蜀山脚下的蜀山人民公社辖区内要兴建一座水库。据《合肥市志》记载,1954年7月10日,合肥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淝河水位陡涨至16.19米,淮河路水深齐腰,水西门、杏花村水漫屋顶。全市有6250多间民房被冲倒,13000多亩农田被淹……为彻底解决这一水患,同时为解决城市供水以及农田灌溉,经省政府决定,兴建董铺水库。这年冬季,先在大蜀山脚下修建了一座马小郢水库。直到1956年7月,又在南淝河正源作为董铺水库的选址。这年11月董铺水库破土动工。也就是在这年隆冬,我的父辈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金大郢,从此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挑着行囊,迁移到城东安家落户。我的父母挑着我的两个姐姐,紧随着迁徙大军,从合肥城的西北角,步行几十里,来到城东,自己动手盖起了2间茅草房,安居乐业了。当时一起迁来的共有八百户,由此而得名。

八百户,说是城市人,未免有些高抬了。因为在那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失地农民。虽说到了城里,但人们的生活习性一点点没有改变。说是农民吧?也不太准确,不仅没有了土地,而且大凡迁徙而来的,只要有劳动力,政府也都给安排了工作,是标准的工人。不过刚进城的农民,都因吃没有文化的亏,基本都没被安排到国营工厂上班,而是清一色地被安排到搬运队、路工队、建筑队……这类靠卖劳力、凭力气干活的大集体单位工作。我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家庭,父母目不识丁,姊妹四个,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家境清贫。

打从我记事起,两个姐姐为了不让父母负担过重,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开始做些临时工,来补贴家用。姐姐们经常讲,三年自然灾害时,她们经常步行四十多里路到母亲老家三十庙阮大郢去挖野菜,到已起过的山芋田里拣漏掉的小山芋或山芋藤子回来充饥。那年月,父亲常年在外,基本上属于那种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人。全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辛勤劳动挣的一个月仅有

14块钱的工资来维系。

我的母亲,是个独生女,从小在家娇生惯养。可自从嫁到金氏家族,就一生任劳任怨,贤惠善良,宽厚待人,不善言表。属于那种甘愿自己吃亏,也绝不会亏待别人的人。随父亲拖儿带女来到城里,被安排在路工队上班,工地经常是离家有好几里路,甚至有时还有一二十里路。母亲晕车,身体瘦弱多病。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总是每天天还没亮,就带着饭盒子离家步行去上班;每天晚上,也多半是要到八九点后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就这样,母亲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勤劳工作二十多年,后来直到为了“上山下乡”的大姐能早日回城顶替,母亲才提前退休,安度晚年。

城东的八百户,也因分得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的“红利”,在几年前拆迁,建起了一个取名为“福海居”的新社区。但我对城东的记忆,因这些一幢幢高楼大厦的矗立,反而更加清晰了。

乡村之夜

□ 长丰 仇多轩

我留恋于多年以前的、那色彩缤纷的乡村之夜。

伫立村头,看到弥漫的袅袅炊烟,树梢上涂上一层金黄色,一群群暮鸦驮着黄昏飞来的时候,夜就要姗姗而来了,梦也将悄悄地来临。

乡村的夜晚有着几许神奇,有着令人悸动的美丽。一年四季,可以寻觅不同的乐趣。

春风熏梅染柳,绯红点点,鹅黄嫩绿,含蓄地透露着春天的讯息。在和风、细雨的熏染下,绿意直逼人的眼睛,绿色的生命逐渐变得葳蕤。在春日的夜晚,信步走出庭院,闭上眼睛,什么都可以不想,任凭大脑中一片空白,心情做一次彻底的放松。清新的麦香和着野花的芳香,不时钻进鼻孔内,直沁人心脾。在这春寒料峭之时偎傍着春,内心不会受到寒冷的侵袭。

春天仿佛一个顽皮而又略带骄矜的青春女子,她以特有的方式撩拨着你的心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使你在突然之间无所适从,可又不忍心用粗俗的语言和方式回应她冷不防的“恶作剧”。无怪乎丰子恺感叹:春是可爱的一个名词。即使你畏惧寒冷,独坐小屋做着春宵的轻梦,亦可听到窗外大自然的生灵拔节生长的声音;不经意间,还可领略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风情,拥有一份美好的情愫。

与含蓄娇羞的春夜相比,乡村的夏夜则显得活泼而多情。习习的凉风拂去人们心头的烦躁。村头、小院里洋溢着爽朗的笑声。萤火虫也扑闪着身子东奔西跑,极力融入这欢快的氛围中。

夏夜,相携了大半生的老年夫妇在追忆着往日平淡却有几分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们就是这样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边走边聊,直至慢慢变老。年轻的夫妻则哼唱着童年的歌谣,摇着扇子忙着为稚儿驱赶着蚊虫。青梅竹马的情侣们以月光为媒,他们亲昵的举

动羞得月亮也躲进云层里,好一会才悄悄探出头来。放暑假的孩子们也不甘寂寞,三五成群打着手电筒,带着自己制作的捕鱼工具,在水田边转悠,不消一个小时,第二天全家都可打一次牙祭,同时也使假期生活丰富多彩。

秋天的夜晚则增添了几分成熟与凝重。此时,令人情有独钟的是月亮。轻风摩挲着脸颊,树影闪闪点点,月浮水面,撬出水面月还深。此情此景,令人情不自禁吟诵起“月下满地水,云起一天山”“月光千里白,秋色一天青”的佳句,闻着稻花的芳香,听取蛙声一片,乐亦无穷。

中秋之秋,其实也是一个浪漫之夜。相传唐明皇在一个八月十五之夜,做梦游历了月宫,只见数百名仙女舞动着洁白如玉的长袖,伴着美妙的音乐翩翩起舞。此后,唐明皇一直难以从这场美梦中清醒过来,后命人设计排练出霓裳羽衣舞。在充满美丽传说的月夜,思绪翻飞,心儿也和月光翩跹而舞。这时,孩子们也找到一块自由的天地,撷火把去,一声呼喊便云集了一群伙伴,于是空旷的田野里,呐喊声、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一晚,孩子们尽情进行着活动,往往折腾到月洒中天,才意犹未尽地回家去。

乡村的冬夜似乎是寂寞的。徜徉于树下,夜色仿佛凝聚不动,月光如霜,布满地面,树的影子也骨瘦形消,脚步亦变得缓慢而伤感,冬夜给人以冷寂之感。但是,冬夜赏雪可是一件优雅的事情,可以想象得出,古人映雪而读是一种怎样的意境。屏息听之,落雪的声音错落有致,空旷而辽远,疑是天籁之音。雪越下越大,渐渐包裹天地间的一切。

冬季也是孕育成熟和希望的季节,冬夜里,大自然的精灵在默默积聚着能量和灵气。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冬天已经来临,春天和希望还会遥远吗?

我热爱每一个或奔放含蓄,或美丽神秘的乡村之夜!

温暖的元宝澡

□ 扬州 周寿鸿

“有钱没钱,洗洗过年”,春节前,大人小孩都要洗个澡。在老家,浴室称为澡堂,除夕这天的澡叫元宝澡。早上四更头,天还没亮,男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进澡堂。走南闯北的人回乡,都先去洗把元宝澡,洗去一年的疲惫,期盼来年的好运。

过去,村里有两家澡堂。一家在庄心河东大桥北的高庄台上,主人姓姜;另一家在大桥东南的沿河边,主人姓郑。秋后九月,两家澡堂相继开门营业,直到来年五月才会歇下来。大锅炉的柴火烧得噼里啪啦,从漆黑的烟囱口翻滚出一团团白烟,弥漫在小村的天空。年底归来的游子,远远地看到村庄,嗅一嗅飘来的熟悉的烟味,胸臆中的乡愁顿时烟消云散。

姜家、郑家两家澡堂,门前都立着根木柱,用来挂红灯笼。灯亮了表示开业,如果不点灯就是停业了。傍晚,澡堂的主人各自从院子里走出来,一手提着红灯笼,一手握着长长的叉篙,点上红蜡烛,再用叉篙将灯笼挂在木柱上端。霎时,河北、河南两道灯光暖暖地晕染开来,照亮长长的村街。到了除夕这天,天才麻麻亮,两家澡堂的主人,一个从庄子东头跑到西头,一个从庄子南头跑到北头,挨家挨户地吆喝:“洗元宝澡啦,洗元宝澡啦!”

走进澡堂,外室有一小间,放置一排长椅,方便女眷给小孩脱衣服、穿衣服,坐等里面的男人出来。进了大通铺,靠墙是一溜的长靠椅,供客人脱放衣服。墙壁上方有一排楔子,跑堂的举起叉篙,将客人的上衣挑起挂上墙。浴客脱光衣服后,每人领一条毛巾,穿上木屐“呱哒、呱哒”地进了凉池子门。凉池子背见放一只尿桶,中间有两张大条凳,供浴客擦背或休息。擦背师傅也脱得光光,腰间扎一条大毛巾,给浴客敲腿、敲背,噼噼啪啪的敲打声很有节奏。热池子里分三个池,最口边是温水池,中间是热水池,温水洗澡,热水烫脚。最里边的是蒸气池,可以躺在木头花格上蒸热气解乏。洗后出澡池,门口老虎灶边的桶里放着热毛巾把子,跑堂的给客人身上擦水、擦汗。之后,浴客到大通铺穿衣出门,也可进里间的雅座,或躺或坐,喝茶抽烟,聊聊家常。

小时候我家很穷,全靠父亲在乡农具厂微薄的工资养家。父母很节俭,平时都是在家烧水洗澡。但是每年除夕,在忙完各项过年准备贴好了春联后,父亲都要带我去洗元宝澡。

有一年我们去得很晚,澡堂都快要“刷池”了。澡池里充斥着浓厚的汗腥味、尿臊味,水已经粘糊糊的,上面漂浮着一层肥皂沫。好在那时并不嫌脏,照样跳进澡池美美地泡上一会。泡过澡,用木杓舀水冲一冲,我们父子俩互相擦背。父亲先给我擦,他用大拇指夹住毛巾的一角,绕上几道,手就变成了一块搓背布。我并不喜欢父亲擦背,他下手重,把我的皮肤擦得生疼。随后,我来给父亲擦。他弓腰趴着,胳膊支在腿上,露出宽宽的脊背。我用小手细细地擦着,从颈部向下,一行行,一道道,一遍遍,擦着擦着,发现他竟然睡着了,发出粗重的鼾声……

当我和父亲走出澡堂时,星星布满了天空,新年已经到了。3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年的元宝澡,记得辛苦了一年的父亲在澡池里舒服地睡着了。

